

勞動界

第六十冊

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廿八日

七日一冊 每星期日

出版 每冊銅子二枚

總經售處上海法大馬路

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

演說

●勞動者與社會主義

立達

I

社會主義是作什麼用的？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。社會問題是什麼？社會問題有兩種解釋。一種是廣義的解釋，就是關係於社會制度全體的問題，叫做社會問題。一種是狹義的解釋，就是由產業制度發生出來的勞動問題。勞動問題是什麼？勞動問題就是資本制度發達的結果產生出來的東西。自從新機器發明以來，一切物品差不多都用機器製造，從前做手工的人，到了新機器發明的時候，就變爲無用的人了。這種機器價值非常高，我們無產業的人，是不能買的。資本家，有幾個錢，能夠辦工廠，買機器，收原料

，百般齊備，祇少一件，就是使用機器的勞動者，所以不得已每天要出些少的工錢，來雇用工人，替他們製造商品，他們拿去賣了好賺錢。資本家曉得勞動者除了進工廠做工以外，不是凍死，就是餓死，所以還威作勢把勞動者百方壓迫，每日只給工人些少的工錢，却要工人做幾十倍幾百倍的工作。勞動者每天自早到晚，千辛萬苦，才能得到那些少的工錢，只能夠一天的用度，雖說是可以吃飯穿衣，也不過是未凍死未餓死罷了。倘若有一天被資本家斥逐了沒有工做的時候，或者是害了病不能做工的時候，就得不到工錢，非凍死非餓死不可了。勞動者做工得工錢過活的境遇，真是殘酷悲慘已極了。

勞動者要怎樣纔能得不餓死不凍死呢？要怎樣纔能夠不受資本家的壓迫呢？這就是現代最大的勞動問題，也就是有志爭經濟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所研究的社會大問題了。這種社會問題即勞動問題，要怎樣纔能解決呢？這里有一個最大的根本解決方法，就是社會主義。

社會主義主張推倒資本主義，廢止財產私有，把一切工廠一切機器一切原料都歸勞動者手中管理，由勞動者自由組織聯合會，共同製造貨物，製造出來的貨物，一部分作為下次再行製造的資料，一部分作為社會的財產，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生活資料大家享用。這時候大家都要做工都能得飯吃得衣穿，資本家也變為勞動者了，大家都享自由，都得平等。這是勞動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法，所以勞動者非信奉社會主義，實行社會革命把資本家完全剷除不可。

勞動問題，是勞動者自身死活的問題，勞動者自己非有覺悟不可。所以勞動者若看清了資本的專橫跋扈掠奪無人道，就應該組織勞動者的團體（如工會之類）去和資本家對抗。團體越鞏固，勢力越大。團體組織好了，首先就幹同盟罷工的事情，要求減少作工的時間，（每天只做四五點鐘就夠了）增加工錢（更多更好。）等到團體的勢力加大了，然後就和資本家階級開戰，一闕把資本家剷除了，然後方能達到最後的目的。

勞動者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如此，勞動者諸君的感想何如？

小說

一個車夫底日記

王秉珪

近來天氣冷得很，北風又大，路上跑走，實在有點難受。若不出去，我媽又要罵我懶骨頭沒有出息的孩子了。仔細一想，現在我媽年紀已經高大，妹子弟弟都還幼稚得很，家中沒有幹事體的人。除非我出去賺幾個錢來，這日子還容易挨得過嗎？這麼一想，就不得不出去操那東西奔走的舊業了。在道中看見來來往往的人，形色很不一樣；有瘦得駝背的，也有氣概昂昂的，有衣服襤褸的，也有輕裘被體的。形色各異，苦樂也就不同。看見坐汽車的老爺太太們，舉動衣服，尤其漂亮。拿來與我相比，可謂眼前的天堂活地獄了。

惟有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這是我的苦命如此！」

早晨起來，我的妹子春城同小弟小狗忽然跑到身邊來說：「哥哥今天出去，該我們買點好玩物回來。」小狗又唐縮說：「東鄰的阿龍他爹爹買他兩個洋娃娃。我也要這個，哥哥可該我買個來。」我的媽媽連忙跑出大聲叱道：「你這些不知足的孽障門啊！你們是怎麼樣人，他是怎麼樣人，你們可是與他相比。他的爺是在衙門裏當差使的，自然有錢給他孩子使，你們的爹爹現在可在那裏？」說至此，哽咽了一下，又繼續說：「現在家裏單靠你哥哥一人吃飯，他一個人賺來的錢，那裏夠一家的吃用，你到還說得出這意外之想呢！」小弟一句不敢則聲垂頭喪氣，彷彿就要哭了。我媽媽於是又向我說道：「狗兒你今天若是多得幾個錢，回家買一個泥娃娃，及一點吃的東西來罷。我看這孩子也是怪可憐的。當他這樣年紀，若令生在富貴人家，正是穿紅戴綠的時光。要這麼新鮮物沒有得吃，什麼玩意兒沒有得弄。可惜生在我們這種窮苦人家來，就是要免得捱飢餓，已是一件很難的事了，何況還要想出非分之望呢？」我聽母親一番議論，心中很受了一點感動。連忙用好言安慰了小弟及妹子兩人。出來東跑西走，到了夜中，回到屋裏，母親弟妹三個人還沒有睡呢。忙將買來的泥娃娃交給了小弟，又從懷中掏出四個烤白薯，各給他們一個。留一個，自己。小弟懂事的了不得，連食物都不願意要了。大家坐了一歇兒，始各上床安寢。

今天母親起來對我說道：「我的苦命兒啊！倘使你爹爹今日還在，你決定不至如此了，那末，家中也不會弄到這步田地了。從前你爹爹在世時曾經教你幾個字，還想望你進學堂

裏去讀書。不料一病不起，竟撇下我們幾口兒而去，後來境遇益蹙，遂逼你到外邊去拉車。明天你就二十歲了，人家有錢有勢的子弟。此時正是要親生子在學堂裏過日的時代。父母那裏舍得起他，像你這樣的受苦？我昨天爲了你的小弟，一夜不得安枕。這孩子人尚聰慧，可惜有點傻。看見人家有吃有玩，回來就要向我糾纏，我可有何能力，夠遂他的心。其實這也難怪於他，但提起這孩子將來的結局呢，到令我有點擔心。」咳了一口痰，又說：「你若能夠爭氣，一年半載之後，積起了幾個錢，那時我該你向外邊去求一點清閑的事業幹幹，或自己開設了一個小鋪子，你的弟妹兩個，送他們到貧兒院裏去住。令爲娘的在家吃一口安樂飯，這便是我的大幸福了！」我媽說到這裏，欠伸太息了一番很有點歎觀樣子。我趕快說：「媽媽不必憂慮，孩兒早有此心了，前天我向西鄰王媽的兒子阿牛說：『我們這拉車的生意是很壞的，人家都瞧不起我們，我們的身體又害怕，有人向我說：（拉車的人最多拉不得幾年，就要死了。）阿牛，你說這句話怕不怕』阿牛說：『我也要改換職業，但是現在沒有錢，總沒別法可想。將來能夠多積幾個錢起來，我同你合本做點小生意，你說好不好？』我當時答應他『很好。』媽媽你說這話對不對。」我媽沉思了半晌，一句話也不回答。

今夜是「除夕」了，他們都在家飲酒食肉鬧得不亦樂乎。惟有我仍在外邊東西飛跑，沒有一刻閒暇。走到家裏，見老母坐在椅子上嘆愁，妹妹與小弟冷冷的眼睛向母親臉上瞧。家中個個不歡，頓現了一種淒涼寂寞的現像。於是我就問妹子道：「妹妹夜飯吃過嗎？」

半晌不見了回答。媽媽先說：「飯是早已煮好了，他們嫌沒有菜。我叫他們待你回來再吃，現在你快出去買點什麼菜來，他們肚中早已打餓了。」我聽了連忙抽身出外，心中不住的仔細思量：同是一個人，何以苦樂相差這麼遠呢？他們天天遊戲浪蕩，金錢使不盡。我們一生辛苦，一天受不着快樂的日子，天道何以這裏不公呢？還是我們是應該這樣，他們是應該那樣的呢？真是令我莫明其妙。

今天是元旦了，外邊逛的人很多，我的生意也就格外熱鬧。但是行人擁擠的地方，走路不方便得很。那班站立街中的巡警，只曉得恭維那些坐車的大人先生們，簡直不把我們放在眼裏。稍有一點觸忤他們，就拿足交施起來。呀！寫到此地，又令我想起一件傷心往事了。去歲上海我們的同業，因為生計問題，豈不是與電車公司鬧過一次嗎。當那罷工的一天，我們同業不過與他們理論一下子，頓時被那黑心的洋員槍斃了幾個。後來平靜了，結果了幾個性命，好像沒有這麼一回事。我們同業的身體，簡直不如牛馬一般的貴重，你說可憐不可憐。我們的苦楚，是無從說起。冬天在那風雪中，夏天在那赤日底下。兩手張翼，頭俯地拚命向前直奔，弄得兩手狼瘡，喘氣不得。坐在車上的人猶大聲呼「快！」「快！」「快跑。」他們以區區幾個錢，不顧要人性命。有時還要說起「博愛」的話頭，真是可笑極了。

今天我媽臥床不起，我起來去問一問是犯了什麼病，我媽道：「從昨夜起，頭上覺得痛，也不曉得是什麼病，總之，我的年紀已大了，倘有不測，也不要緊，但苦了你們姊妹三個

罷了。今天你可以出外賺幾個錢來。不然，他們弟妹兩個是要餓的。」我只好拭了淚仍舊出門走走。想起家中老母臥病，沒有錢請醫吃藥。萬一果有不測，那麼，家中怎麼樣支持呢？心中焦急得非常。要是老天有靈，除非立刻把我媽的病化歸烏有。噢！這是我的癡想罷了。

讀者投稿

●工人應該覺悟的地方

工人最澄

現在我們「工人」和「資本家」決戰的，一天多似一天，壓力大，抵抗力愈大，好像有佔優勝地位的日子來了的新式，究竟弄到這個樣子，沒有別點原因，就是：

(1) 受經濟上的壓迫，苦境難堪；

(2) 人口過多，勞働家庭生產，僅足以供資本家底揮霍；

(3) 人智一達，因而發生覺悟心。

這三項，我可斷定是「勞働問題」底發端。我們工人既想改造卑鄙醜惡的環境，就要有根本的覺悟，請看左列表示，就知道了。

工人應覺悟之點

1. 人格上底覺悟；
2. 待遇上底覺悟；
3. 教育上底覺悟；
4. 團體上底覺悟。

1. 人格上底覺悟：要打消，保證人，保證書，保證金。

我們工人祇要去學習那明技藝和有專門技藝的，當然有應得的「工資」。工資是自己的勞力代來的，不是搶着來的。怎麼要甚麼保證人「保證書」「保證金」呢！我們是求正當的生活，難道要甚麼專橫的資本家「作奴隸嗎」？

2. 待遇上底覺悟：要減少工作時間，增加工資。

怎麼要「減少工作時間」呢？就是要保存自己的生命。

因為人的精神有限，若每日勞力過度，那就精神上就天天的消耗起來；祇有煩惱的日子，或者生病甚至死亡。我有個先生，叫做毛覺先，年紀祇有二十幾歲，他由「湖南金工廠」藝徒班畢業，民國八年上學期教過我的工作，後在各機械廠做過工，今年「張毒」跑了南軍進城的時候，他就入「湖南造幣廠」工作，日夜不休，很發很的，不料得病就死了。咳！受這種不良的廠規死者，不知若干人呵！你們看可畏不可畏呵！請你們又看各工廠裏的工人，滿了五六十歲的有幾個呢？

沒有那一個不是背殘像弓的，咳！早死者多半是些有工業知識的，不死者盡是些學徒，你看工業上何得進步？我們覺悟的工人，到底想變短命鬼呢？還想保存自己的生命咧？爲何這樣從天光苦得累黑，做奴隸做牛馬，怎麼心裏還不發醒呢？

怎麼要「增加工資」呢？就是想快樂自己的身體，因得人的生活，多半是物質上的生活。

「物質生活」的交換品，是「金錢」；若是「金錢」不足，就不能夠快樂自己的身體。我們工人從清早作到深夜那樣長的苦工，而所得的工資，不過是一點子，日用都了不下去。我們覺悟的工人，也要求他們「資家」增加點工資，得點身體上的快樂麼？

3. 教育上底覺悟：要入義務學校，星期學校。

我們工人想要發展自己的本能，非受教育不行。我若要得點科學智識，便於自己應用，再想到到勞働界上盡責任（就是鼓吹的事），那就對於各種新書報有關於我們工人的事實的，不可不特別注意，一方面抄錄，一方面發揮自己的思想（就是常作文章），與同志研究。

這樣才得有澈底的覺悟，辦事能力充足。咳！如今的工人，有好多字都不認識，祇曉得做死工，還不求點精神上的快樂，我倒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蠢啊？

4. 團體上底覺悟：要互助（是人生的一種本能），不必托人代理，不做人的傀儡，尊重自己的人格。

英語說：「智識即能力」，足見我們工人若沒有能力，就不能作事。那末，我們工人祇要先預備得有「智識」就可以做得事。如想戰勝外界的境遇，非互助團結不可。只要有個團體，實力充足，沒有做不到的。但是總要「不必托人代理」「不做人的傀儡」「不失却自己的人格」這才是我們工人的一種神了！我們工人吃的飯，要自己吃，不必要別人來喂；穿的衣，要自己穿，不是要別人替我們來穿的。衣食既是自身的利害，那就組織工會，也是

我們當工人的利害，怎麼不自家去吃自家去穿呢？我昨在時事新報上看見一篇「工人智識和工人組織」文章，是聲聲做的，他有一段說：「我前幾個禮拜，接到朋友從湖南寄來的信，說到湖南中華工會，盡是一些官，沒有幾個工，拿官來辦工會，拿強盜來辦政治，拿皇帝來辦民國……」咳！我們工人究非木石，聽了這層話，到底醒來不醒來呵？

以上四條，不過是我個人所知道的寫出來，還沒有澈底的覺悟，願同志者指教指教。
（我的通信處：就是湖南長沙城內理問街通俗報館轉交何景澄）

九，十一，十四。

無影底強盜

陳鼎元

我們天天低着頭，曲着背，手足沒有停，要做十餘小時工作，苦呢不苦？做十餘小時牛馬似底工作，難道祇值數角錢底代價嗎？做得這般辛苦，祇拿這幾個錢，大家都情願嗎？將這幾個汗血錢，拿回去，一家老小底開銷，夠了嗎？必定都含着淚說：『怎麼夠呢？』那麼我再要問一聲，做得這般辛苦底人，終日地「衣，食，住，三項都不周全，難道應該的嗎？必定都含着淚說：『沒有法子呀！』咳！錯了，錯了！可曉我們本來也是很有錢的，因為都被那一無影強盜「搶」去了，所以弄得這般地步。

強盜有什麼影呢？但們也一樣是人，額上並沒寫着「強盜」二字。什麼叫做「無影底強盜」，我們卻不懂。

諸君們，我來解釋給你聽罷。強盜本來也沒有影的；因為他們正在搶劫底時候，被人捉住了，要犯法的。輕則囚獄，重則槍斃，所以強盜是有影的。「無影底強盜」呢？但我們終日地刮我們底脂膏，那一天不搶我們底錢。佢因為有錢有勢，人人畏懼，所以犯法而當他不犯法。非但沒有人去干涉，而且還有許多不要臉的新聞記者說他們可以發展實業，可以救濟窮人。唉！好恨呀！好苦呀！

這「無影底強盜」，較強盜更惡。強盜是搶劫富戶人家的；這「無影底強盜」，專門搶劫我們窮苦者底金錢，——若然再照這樣下去，恐怕我們性命就要活不成了。諸君們！不要再糊塗了，大家快快想一個法子，去對待「無影底強盜」纔好呵！

爲什麼要做工？

士畸

勞工們呀！大家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做工呢？不是因爲沒飯吃，沒房子住，沒衣穿麼？爲什麼現在我們做了工，還是沒飯吃，沒房子住，沒衣穿呢，俗語說：『做得一天工，子女都有魚肉吞；做得一年工，皮衣皮服穿上身。』爲什麼我們現在每天做了十二三點鐘的工，子和女不但沒有魚肉吞，連飯都沒有吃呢？一年做到底，不但沒有皮衣皮服穿，連禦寒的綿衣都沒有穿呢？我們試低着頭想一想，這些的困苦，到底是那個給我們的呢？不是那萬惡的資本家給我們的麼？既知道是資本家給我們的，那末我們大家都要合羣的起來想個法子抵制他，推翻他，不要等他們再享天高的福，我們受牛馬的苦呵！

國內勞動界

湖南勞動界底近訊

湖南兵工廠手工利器

▲兵工廠底近訊 湖南兵工廠自從新廠長伍鵬萬接任之後，廠裏底事，多有變更，看待工人，比前更為苛刻。我們廠裏，本來每月有四天星期日的休息。自從他任事以後，將這四天星期日休息取消，改為每月朔望兩天休息，——現因日夜工作，勞苦太甚，暫定休息四天，准給工資兩天。這個揭示一宣布，全廠工手大為憤恨，以為這種沒良心的廠長，我們豈能和他同在一處？於是全體工手辭職。他見了情勢不好，恐怕又要鬧成大風潮，以貽外界議論，致將他自己底飯碗斷送給別人，甚為可惜。所以後來，他只好收回他底成命，仍舊照辦，而各工手也照常工作了。

伍鵬萬既狠虐待工人，又善於『吃油餅』。前年他以馬屁手段，在財政廳拿了數萬塊錢，辦一個『教育用品製造工場兼發行所』。辦理糊塗，專為利己，虧了幾千塊錢。財政廳為行減政主義起見，將此取消標賣。伍鵬萬得此消息，於是從中作弊，他對一個工頭說，明日倘有人來此問各種機器，你說都不完善，待修理添配，才能合用。他就暗中使用了一萬五千元買去了。他買了這教育用品製造工場兼發行所之後，胡買整頓製造，不及一年，獲

利幾千元了。這樣看來，這種人物，一方面虐待工人，一方面欺弄公家，非但是我們工人底仇敵，其實也是公家所不容的。

伍鵬萬既接任兵工廠之後，就撥泥水匠多少，到伊耀華公司修理房屋，並聲言要擴充製造發行所，不日又將大張旗鼓了。這種事，在外人一看，以為伍某真是能者，其實他做一件事，總有無盡的錢可以攫取呢。

有一位工手問一位技手說，我們廠裏底階級是怎麼分法，為什麼技手以上的都是紅徽章，技手以下的都是白徽章，同是幫公家作事，為什麼是這樣的？技手說，我們是廠裏堂堂的辦事員，你們是一班工手，我們自然要比你們高貴一些。你這一問，真是奇怪之極了！這位工手聽了他這幾句話，倒不能不面紅羞退了。

▲湖南中華工會機械會於十一月七日，假西長街觀音寺開成立大會，到會二百餘人。

討論數小時之久，對於勞工有四件事要竭力去做的：(1)減少勞工之苦楚，(2)減少勞工之時間，(3)增加勞工之工資，(4)增加勞工之智識。當日並舉出各種職員：正會長童錫洲，副會長蕭開楨，周文質，評議科長曹龍光，董事科長陶春芳，總務科長林冠鈞，交際科長李東甫，會計科長張桂庭，文事科長黎先節。

十一月十三日從長沙寄

本埠勞動界

●米業斛司罷工記 (續)

于曙

▲米業斛司聯合會成立 ▲嘉穀堂還不肯加資 ▲斛司們又將罷工

本埠南北兩市米行底斛司，因為向他們底店主要求加點斛費，罷了三天的工，經了雙方底幾次調停仍然沒有達到目的。所以就邀集夥友，組織一個聯合會，團結能力，來抵制那般店主們底壓迫。十五日，斛司們都來籌備設立事務所的事，現在已經成功了，北市底事務所，設在新開橋；南市底事務所，設在市街北市由高榮泉于伯生二人為代表，南市由毛長生為代表，遇逢有事，可由斛司報告代表，由代表召集，好大家商議事件。

店主們既不應允斛司們底加費要求，還要向總商會方面想商量個「幫鋤打木」的解決方法，但是已經失望了。十七日下午二時，各店主全體同業，在嘉穀堂公所開會。會董奚庭與在開會後提出了三個辦法，公衆取決，(一)承認每石照加四文否？(二)准照總商會長底調和辦法每石酌加二文否？(三)主張分文不加否？起初那班店主家關關閉閉地在那邊極力一參，哪裏肯承認斛司們底要求呢。後來經奚董底勸告，以為當應允那總商會長底調和辦法。作為息事甯人的手段，然後才有少數人簽字允可這第二條，但是沒有大家通過，怎樣行呢？

斛司們見了那七月底會議，連照總商會長底「加二文」的調和辦法都不肯應從，還有什麼更大的希望呢？況且他們盛字輩最有勢力的那班店主，還依着那反對的態度，向着斛司們

怒目切齒地要宣爭鬥，斛司們如果還照樣地模模糊糊，將來還得了嗎？所以雖由張樂君向斛司代表于伯生高榮泉毛長生等勸解，以為「你們且去作工罷」待後解決」等話，斛司們只有不管，還是決定從二十四日（陰歷十月十五日）起再行罷工，情願犧牲生意不作罷」。

●警察活活地打死車夫

滬南小東門外中華路那個地方，在十五日下午時分，有一黃包車夫在路旁停着車兒和坐客爭討車錢忽然那附近的警察，跑來說車夫攔路停車，違了警章，便向他趕逐。那車夫驚忙的很慌慌忙忙只有棄車而奔。那警察跟着他就猛腳一踢，他便馬上倒地，那警察還以為是一種裝模做樣的態度，再把鎗柄猛力地向心坎一頓。唉！那可憐的車夫，登時就和癡子一般的吐嚔，便不久兒氣絕身死了。該警報告那警廳長的時候，僅說是他自己跌死，所以警廳就看作常事似的。後來街市上輿論紛紛，傳到了警廳長底耳邊了，方才嚴厲地去追究一番，追究底結果，不但是那些接近該車夫致死底地方底商號，對着那巡長巡官說，是的確確是他忙碌飛奔，自己跌死；連那車夫底的親身叔父，都也說是他自不小心，自己跌死，與別人無關啊！唉！誰會說個清白？可惜他是死了！

●聞北底絲廠停了工

本埠聞北一帶的地方，絲廠很多，大約有六十多家，那縐絲的女工，就有幾萬人，因為近來的絲價跌落，銷路停頓，所以那些絲廠裏底貨物，已經如山一般的推積了，於是那廠

主們慌起來了，便相約他們底同業有二十餘廠停止繅絲的工作，唉！這萬多人的女工就尋了工了，

後來這事為公共租界捕房所聽得，對於這萬多人沒有生產的人，恰似於地方治安。大有關係，不能不趕緊設法，所以特派幹探連日到那些停工的工廠裏去，探問停工底原因或有多少工人，看看於事實上和理由上到底能不能馬上開工，但不知道那探問的人，究竟有一種甚麼感觸沒有，只是好言好說地勸他們要開工，要維持這些歇業的女工，那斑廠主也還是把「沒有去路」一力不能支」的話去對付罷了。

工頭毆斃小工

△被毆致死

△小工父親底呈實

△等剖驗後再行判斷

滬西第九紗廠，小工潘連寶子，於初八日在廠裏作工，被工頭董順財毆傷了腹部，歸家時馬上請醫調治，並無效驗，到十一日就身死了。那工頭知道，便逃出去了。該小工親父潘洪華，只好報告戈登路捕房，將尸抬入虹口驗尸所去，等公廨驗屍會同那英領事來檢驗。檢驗底結果，到底是誰毆致死，還是因病致死呢？是不明白的。但是那尸底底訴，是說當他兒子沒有死的時候，他到過工廠裏去向董工頭詢問情由，那工頭也承認打過底事，不久還派人送洋錢一塊來替他醫治，並代請醫生等等。並且那見證人李郭氏何培榮，也說是他們親身看見那董順財將連寶子幾次毆打的情形，究竟是為什麼身死，那中西官還是在那方懷疑呢！

後來中西官批出判詞說潘連寶子底致死原由，到底不明，應該要等那西醫剖驗以後，再從憑據來判斷才好！